



“贝弗里奇曲线”与劳动力市场的错觉



“失业与空岗之间存在稳定的相互关系”，1944 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针对这一规律提出“贝弗里奇曲线”，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与岗位空缺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该曲线为应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和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2022 年 5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通告中，鲍威尔针对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且“恢复强劲”的现实，给出了考察劳动力市场的参考指标和理论框架，即职位空缺率和“贝弗里奇曲线”。2022 年美国面临 40 年来最严峻的通胀挑战，抑制通胀成为美联储第一优先目标。劳动力市场与通胀有什么关系？职位空缺越多是否代表经济越好？如何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条件下将通胀控制在 2%左右的长期目标水平，同时实现经济“软着陆”？

2022 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且表现出明显的供需失衡。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2022 年以来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4 月已下降到 3.3%，恢复至疫情暴发前 2019 年的正常水平。2022 年美国就业率（16 岁及以上人口）3 月和 4 月均已达到 60%左右，数据已持平于 2020 年 1、2 月美国疫情之前。此外，2022 年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16 岁及以上）已上升到 62%，而 2019 年非疫情年份美国劳动参与率平均 63.01%，当前美国劳动参与率已恢复至美国疫情之前的 98.27%。职位空缺方面，2022 年 3 月美国非农部门职位空缺数为 1154.9 万人，是 2020 年 3 月的两倍；其中私人部门空缺 1050.4 万人，是 2019 年 12 月的 1.8 倍。即使是疫情之前一直低位稳定于 70 万人左右的政府空缺职位数，2021 年 12 月以来也持续高于 100 万人。以上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劳动参

与率恢复程度赶不上职位空缺增速。鲍威尔主席在 5 月议息会议提到：2022 年 4 月美国平均每一个失业者对应 1.9 个职位空缺，同时 1155 万的职位空缺对应 600 万的失业者。

但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并不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职位空缺越多也不一定代表经济健康。2021 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创造的岗位空缺有所增加，但美国空缺的工作岗位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受疫情冲击而被动空缺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损失主要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配或劳动力与岗位的低效匹配，以及劳动力与职位的同时闲置。岗位需求方面，一些接触型工作岗位因疫情大量空缺，疫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职位承载率。另外，疫情导致数字产业工人需求大幅扩张，但短期之内数字产业工人的供给难以跟上；还有其它类型的新经济创造的新增岗位短期内也难以找到技能匹配的工人；劳动力供给方面，一些低端工种、就业门槛低的熟练技术劳动力，因疫情期较高的美国联邦失业补贴，就业意愿下降；部分劳动力因市场薪酬整体提升导致目前岗位工作的机会成本提高而自愿失业或选择再就业；还有疫情期间因提前退休、健康因素等从劳动力市场永久消失的情形等等，疫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和不匹配。

尽管当前美国劳动参与率较 2021 年 9 月联邦失业救济补助结束时期有了较大提升，但还未完全恢复至疫情之前，这与职位空缺不断增加同时并存的现象，可归结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卖方市场”特征：即美国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卖方决定。此外，美国强大的工会力量提高了工人的议

价能力，总体上疫情之后美国工资和薪酬水平整体有所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 年 4 月美国非农和非管理类生产员工平均时薪较 2020 年 3 月疫情之前上升了 12.3%，增幅由大到小分别为：娱乐业（20.03%）、制造业（13.33%）、专业和商业服务业（13.05%）、贸易运输和能源（12.43%）、金融活动（11.68%）、建筑业（9.19%）、信息（5.69%）、采矿和伐木（4.92%）等。疫情之后服务业时薪高于生产类时薪。

疫情以来美国失业率持续走低，但职位空缺越来越多，因此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贝弗里奇曲线”所揭示的规律：即失业率与岗位空缺之间呈负向关系。疫情以来美国超级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支持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当一国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经济复苏形势较好，社会创造的职位空缺增多。反之，失业率高，经济景气度下滑，职位空缺也相应减少。与以往不同的是，2020 年以来疫情导致美国劳动力供给曲线缺乏弹性，而美国打包的扩张政策之后逐渐复苏的经济使得劳动力需求富于弹性，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

另一个描述劳动力市场与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以美国疫情以来的数据检验并未失效。美国 CPI 同比增速从 2020 年 4 月的 0.3%持续上升到 2022 年 3 月的 8.5%；而美国失业率（16 岁以上）失业率从 2020 年 4 月的 14.8%持续下降到 2022 年 4 月的 3.6%，表明疫情以来美国失业率与通胀之间存在反向替代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是有效的。但“菲利普斯曲线”不能很好的描述美国职位空缺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问题，

政策可操作性相对有限。而“贝弗里奇曲线”可以通过岗位空缺分析美国劳动力结构问题，失业类型，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当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劳动力市场的新旧均衡点下新增加的失业人数即为周期性失业人口，曲线移动的其它情形可以分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2年4月美国城市失业率（16岁以上）为3.3%，其中非自愿失业率、自愿失业率、再就业失业率和新生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1.6%、0.5%、1%和0.2%。2020年4月-2022年4月疫情期间，美国城市总失业率下降11.2个百分点，但自愿失业率逆向上升0.2个百分点。疫情期间，城镇部分低端工种劳动力因较高的联邦失业补贴而就业意愿下降，还有部分劳动力因市场薪酬整体提升或工会力量强大导致目前岗位机会成本提高而选择自愿失业或再就业；疫情期间提前退休也是导致自愿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外，疫情提高了接触式工作的风险，降低了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意愿，以上因素导致美国城市自愿失业率逆向上升。

此外，2022年4月美国全社会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再就业和新生劳动力占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8.6%、13.8%、30.3%和7.4%，显示美国全社会非自愿失业占比最高。非自愿失业中，暂时性解雇和非暂时性解雇的比例分别为27.6%：72.4%。2022年4月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数的比重为35.2%，较2020年1月提高2个百分点。表明美国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是美国失业人口的主要来源。而非暂时性非自愿失

业比重较疫情之前提升，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美联储一直强调的“劳动参与率不足”和“职位空缺过剩”之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美国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占比和总数均在增加，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创造有效工作机会的能力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只有新增部分是重新创造的，而疫情期间有相当部分是自愿失业而被动留下的，还有部分职位空缺是无效的僵尸岗位。美国“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掩盖了疫情之下美国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非自愿非暂时性失业人口的增加？首先，疫情期间因健康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以及公司倒闭等，一部分人被迫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其次，数字经济产业工人需求增加而接触式工人需求减少，导致美国结构性失业人口增多。由于疫情期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企业生产形式有所改变，对数字经济和无接触式生产方式、线上远程运作等商业模式要求陡增，这使得美国劳动力结构必须做出调整，而无法及时调整的行业和个人将被劳动力市场暂时或永久淘汰。另外，疫情提高了接触式工作的风险溢价，叠加疫情后美国工会组织议价能力提升，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当前所处岗位的机会成本提高，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再就业人口不断增加。2022年4月美国全社会再就业人口占失业人口的比重(30.3%)显著高于自愿失业(包括暂时自愿和永久自愿)占失业人口的比重(13.8%)。

最后，新生劳动力人口增加是美国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增劳动力占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从2020年1月

的 7.7% 下降到 2022 年 4 月的 7.4%。整体上新增劳动力占失业人口的比重与非自愿非暂时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小得多，可见，比美国劳动力参与率赶不上职位空缺增长率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非自愿非暂时失业人数占比过高，以及美国新生劳动力人口呈下降趋势，这是决定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长期变量。

劳动力价格（工资或薪酬）向产品市场传导的路径，主要通过劳动力供需影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价格从而影响商品价格即通胀。此外，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形成的购买力也影响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需状况，劳动力市场通过这些途径传导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果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当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为 0。显然劳动力、商品和货币市场的三重均衡是通胀的最优解。然而疫情之后生产力有所下降，美国自然失业率短期内有所上升，因此对于任意给定的失业率，工资都将上升，这符合当前美国的实际情形。此外，2020 年 4 月以来得益于较好的股市行情，美国居民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获得的财富增加，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最后，疫情之下美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553

